

家有Zoom讀書郎

趙建豐 劉慧敏

早在1983年，教育心理學家Richard Edward Clark在分析大量基於電腦學習(computer-based learning)的研究後，得出一個饒有興趣的結論：「學習的媒介猶如輸送指令的車輛，並不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，這就好比運送食物的卡車不會影響我們的營養吸收一樣。」這一結論可謂相當樂觀。

30多年後的今天，「一株突如其來的病毒」瞬間將億萬師生推至雲端面前，莘莘學子不得不通過網上學習，力求停課不停學。不得已或不得已，網上學習都已由疫情初始的權宜之舉變為疫情持續下求學的新常態，但箇中艱辛曲折，恐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。

筆者領導的研究團隊於2020年4至5月疫情停課期間收集了本港1168名中學生的意見，結果發現受訪學生對網上教學的價值整體評分不高，且普遍承受着龐大的學習壓力與焦慮。學生多為作業煩惱(81.4%)，擔憂學業不佳(79.1%)，對於無法與同學見面或互動感到鬱鬱寡歡(60%)。學生們普遍認為網上學習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，難以保持專注，學習動力亦嚴重不足。

而家長們又何嘗不是焦頭爛額。除了兼顧日常工作，又猛然增多一項「陪讀」任務。許多家長電腦網絡知識不足，遇上故障難免手忙腳亂。看到子女沉迷手機或遊戲，懈怠學業，又不免急火攻心，訓斥子女，以致家中「咆哮聲不斷」，不時上演親子大戰。以往子女日日返校，大抵距離生美，尚能維繫歲月靜好，現在時時共處一室，作困獸鬥，只覺相看兩厭，一眾家長巴不得家中「神獸」早日復課，自己就此脫離苦海。

無論如何，疫情起起伏伏，而線上學習也在磕磕絆絆中迎來了第二個春天。大多數教育工作者與學者對於網上教學是否是長遠之計，多持保留態度，就學習效果而言，網上教學還未能取代實體教學。《大西洋月刊》(The Atlantic)上不乏犀利評論者，將線上/遠程學習稱為「悲催(misery)」，「荒唐笑話(bad joke)」，甚

至有人提議，鑑於線上學習效果乏善可陳，不如乾脆給學生們放個「疫情長假(pandemic camp)」，讓學生們好好休息，自主探索其感興趣的議題。

五十步笑百步

網上學習果真味同雞肋，食之不甘又棄之不能？筆者倒以為，網上學習的弊端並非其自身固有，網上學習只是如同一面「照妖鏡」，無形中放大了舊有教育體制與教學方法的弊端而已。這「一株突如其來的病毒」也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，讓我們得以反思(rethink)舊有教學模式與方法的功過得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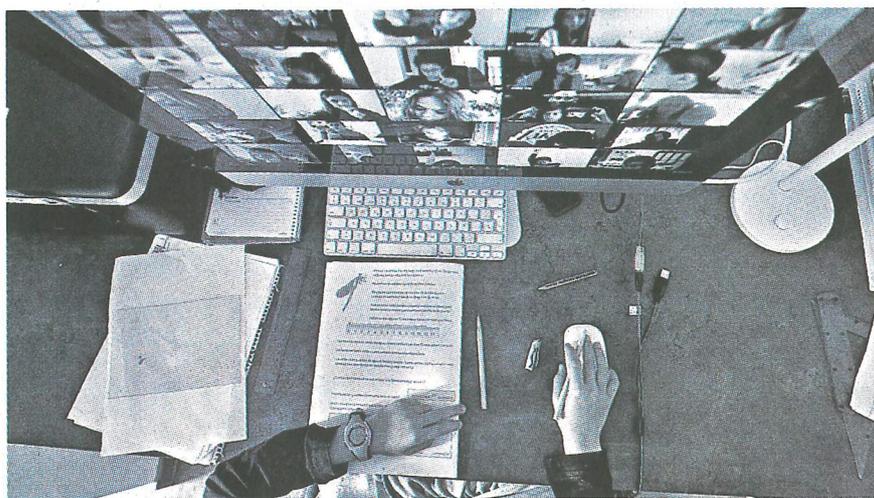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不能忽略的是，即便是疫情之前，大多數學生也將學業視為「人生最大的壓力」，成日為作業、測考與補習疲於奔命。不少研究顯示，青少年在由假期模式進入開學模式後，心理健康水準呈急劇下降之勢——此中窺豹，可見一斑。

我們的教學模式過於注重識記(memory)，忽略了對創造性思維(creative thinking)與批判性思維(critical thinking)的訓練，以及對解決實際問題(problem solving skills)的能力的培養。告訴學生應該思考什麼，不如教導學生應該如何思考。知識終會被遺忘，而對知識的運用(application)——智慧與能力，方能伴隨一生，難以磨滅。現實教學內容大都「離地萬里」，與學生的現實生活關聯甚少，讓學生感到陌生疏離，與己無關，也難怪興趣缺缺。而過分強調測考成績與排名，也有違教育的初衷，無形中加劇了競爭與內耗。學習的目的不再是為了追求真知，實現真我，而只是為了越過一道道無休止的障礙，獲得外在的點讚與認可。

這般教學模式，從線下搬至線上，又有何本質區別？恐怕也只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

幾家歡喜幾家愁

其實網上學習亦能別開生面，研究者發現，部分學生採用網上學習模式後如魚得水游刃有餘，學業表現甚至遠勝於往日在校學習，可謂淮南為橘，淮北為枳。例如，有的學生天性膽小害羞，課堂遇到似



■ 疫情期間，莘莘學子不得不通過網上學習，力求停課不停學。
(路透圖片)

懂非懂之處時往往不敢詢問老師，害怕遭到同學的嘲笑。但自從上網課後，反倒無此顧忌，常通過chat box向老師私下請教問題，因而進步神速。也有的學生天生對紙筆不帶好感，但是拿到ipad雙目放光，如獲至寶，成日對着ipad學習樂此不疲。再如，有學生報告，線上學習後，自己常常一邊聽輕音樂一邊做習題，自覺效率倍增。當然，大多數學生的普遍收穫是：更充足的睡眠與自主支配時間。

學在疫情蔓延時，為何幾家歡喜幾家愁？筆者以為，答案的關鍵在於：個體差異。每個學生的天賦秉性不同，因此採用「一刀切(one-size-fits-all)」的教育方式往往收效甚微。只有了解孩子的天賦秉性與氣質性情，找出孩子缺乏學習動力的根本原因與障礙，才能有的放矢，對症下藥，移除這些障礙，恢復孩子天生的求知慾與學習動力。各位「馴獸師」們與其坐困愁城，不妨邀請家中「神獸」：Shall we talk? 扔掉理念與規則，超越頭腦與主觀，傾聽孩子的說話，了解他們的所需，相信自己的真誠、信心與直覺，定會帶來一個正解。

問汝何所需

每個孩子的需求不一，但亦不乏共通之處。心理學裏有一個關於個性與動機的著名理論，叫做「自我決定論(Self-Determination Theory, SDT)」。該理論由羅徹斯特大學心理學教授Edward Deci和Richard Ryan提出，其核心要義是，人有三個關鍵需求——自主需要

(autonomy)，勝任需要(competence)與關係需要(relatedness)，只有當這些需求得到滿足，內在動機(intrinsic motivation)才得以持續。

自主需要是指個體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行為並體驗到主動性的願望。新世代的孩子自我意識高漲，父母如採用「my way or the highway(不聽我的就滾蛋)」的高壓管教方式，往往容易觸其「逆鱗」，輕則一言不合不歡而散，重則面紅耳赤兩敗俱傷。與其勞心勞力去監管、控制孩子，父母應當學會適時放手，鼓勵與引導孩子學會「自我覺察」並掌握「自我管理」的藝術。以時間管理為例，父母不妨適度「下放」權力，引導在家學習的孩子追蹤(track)與記錄每日的時間都花在何處，然後讓孩子自己檢視，哪些方面耗時過久，而哪些方面投入不夠？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時間資源？最高深的管理學不在常青藤的MBA課堂上，最高深的管理學永遠是自我管理——這項基本功，大可趁着疫情現在抓起。

勝任需要是指個體希望展示自己的才能、體驗到勝任感的願望。家長的通病往往是望子成龍，用心過切，看到孩子進步緩慢或止步不前時，恨鐵不成鋼，揠苗助長，結果適得其反。為大於其細，圖難於其易，當孩子遇到「難以逾越」的障礙時，家長不妨引導孩子將障礙拆成小塊，逐個或逐級突破。由簡單任務(baby steps)開始(寫三個句子)，逐步增加挑戰難度，直至徹底掌握某項任務(完成一篇作文)。當任務「跳一跳，能夠着」時，孩

子自會體驗到更多的勝任感。當孩子出錯時，切忌氣急敗壞地打擊其信心，大可為其多留一些試誤、探索與發揮的空間，當人面對失敗一無所懼時，做事的信心、韌性與能力便會自然展露。

關係需要是指與他人建立聯結並得到他人接納、重視與支持的願望。正如傳奇教師Marva Collins所言，「如果一個孩子察覺到你並不在意他，那麼，所有的課本、視聽設備以及昂貴的設施也不會讓這個孩子產生想要學習的慾望。」很多時候，家長勞累一日後，對人對事的耐心與興趣有限，很難給予孩子無條件的積極關注。但親子溝通就猶如一面鏡子，為免惹塵埃，需得時時勤拂拭。日常親子溝通不必拘泥於內容與形式，重質不重量，重要的是讓孩子覺得你對他/她有真實的興趣，覺得自己被看到，被聽到，被重視，以及被支持。

結語

東亞社會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的群體迷思(herd mentality)延續千年根深蒂固，家長無不期望子女金榜題名，成龍成鳳，因為愛之深，所以常常責之切。但若一個人的「優秀(excellence)」需要建立在同伴的「失敗與痛苦」上，這樣的優秀是否有着堅實的內核？當一個人失去所有外在參照，他/她如何證明自己依然優秀？

筆者無意於鞭撻應試教育，應試教育就像民主制度一樣——糟糕，但一時又找不到更好的來代替。

相傳戈迪亞斯王留下一個非常複雜的繩結(Gordian Knot)，無人能解。亞歷山大帝慕名觀摩許久，不得其解，於是他拔出利劍，對準繩結，將繩結砍成了兩半。後世常以「cutting the Gordian knot」來比喻用簡單直接的方法，令本來複雜的難題迎刃而解。

受此啟發，我們不妨從思索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——何為真正的優秀(true excellence)？相信，念念不忘，尋根問底，必有迴響。

趙建豐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；劉慧敏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